

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老 舍 著

無名高地有了名

版
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無名高地有了名

老舍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無名高地有了名

老舍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*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套裝：(397) 字數：131千

開本33.5''×46'' 1/32 印張¹¹/₁₆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五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45,000

定價(6) 0.63 元

內 容 說 明

這是一部描寫“老禿山”戰役的長篇報告。對於朝鮮停戰的談判來說，是因為我們在戰場上把美帝國主義打疼了，他才想起會議桌來，“老禿山”戰役的作用就在這裏。篇中詳細描寫了這一戰役的經過，不僅介紹了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英雄人物，更從戰術方面寫了我軍如何加強學習，提高思想，表現了中國人民武裝力量已經達到的現代化的成就。這正是愈戰愈強的一個明證。

定價六角三分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——

短短的，只有二十八天的二月，還沒來得及表現什麼，就那麼匆忙地過去了。

進了三月的門兒，冬與春開始有些一時還勝負難分的鬥爭：遠處高峯上的積雪雖然未見減少，近山山腳下的既像澗溪又像小河的驛谷川却起了點變化：還凍着冰，可是每當晴明的晌午，河中就漾出水來，把冰上一冬的積塵與積雪沖洗開一些，顯出些顏色不同的溝溝道道來。春的小出擊部隊，彷彿是，已突破嚴冬的一處防線，得到一點勝利。

這條流動在亂山間，沒有什麼名氣，也不大體面的小河，給我們的戰士帶來說不完的麻煩和困難。小河的一舉一動和任何變化都惹起戰士們的、特別是後勤部隊的密切注意。他們必須隨時動腦子想出應付的辦法來，而後冒着最大的危險，付出最大的體力勞動，忍受那常人絕不能忍受的痛苦，去執行那些自己想出來的辦法。

難怪運輸連的一位老班長，常若桂，每每這麼說：『這條該死的河就是咱們的絆馬索！』

雖然這麼叨嘮，每遇到較大的戰鬥的時節，常班長可沒落過後，總是去要求最艱難的任務，爭取立功。是的，這位三十多歲，腰短胸寬，臉扁脖粗，像塊橫寬的石碑那麼結實的老班長並非怕這條『絆馬索』，而是想早日消滅敵人，不再教敵人的砲火封鎖着咱們的運輸線。因此，每逢他在路上遇見電話員譚明超的時候，這一『老』一少必定說幾句關於驛谷川的事。

小譚才十八歲。看樣子，他並不怎麼壯實：細條身子，相當的高，窄長秀氣的臉還沒有長成熟；特別像孩子的地方是在嘴上，不在左就在右，嘴角上老破裂着一小塊，他常常用舌尖去舔一舔。看神氣，他可絕不像個孩子。每逢砲彈或敵機從他的頭上飛過，他總是傲慢地向上斜一斜眼，然後微笑一下——只有飽經世故的中年人才會這麼微笑。『老子不怕！』他心裏對砲彈或敵機這麼說。

跟常班長一樣，他永遠不肯落後，哪裏的任務最艱難，他要求到哪裏去。現在，雖然沒有大規模的戰鬥，他的任務仍然是極艱苦的；他担任驛谷川渡口的查線接線工作。敵人的砲火日夜封鎖着這個渡口。空中的和水裏的電線隨時被炸斷，他得去檢查修理。他的瘦長的身子上已受過許多次傷。他不但知道電話是部隊的耳目，而且保證這耳目永遠靈通。當他看到手上的、臂上的、腿肚子上的傷疤的時候，他曾那麼老練地一笑，心裏說：現在雖然還不是英雄，這些傷疤却是能作英雄的根據。他是青年團員。

他心中的模範人物是每戰必定立功的，在驛谷川東邊的前沿陣地守備了一百多天，在二月初撤到河西去的一營營長，賀重耘。

像冲破堅冰的春水，青春的生命力量與願望是源源而來，不受阻扼的。譚明超切盼有那麼一天，打個大仗，他給賀營長當電話員。想想看，和英雄營長坐在一處，替營長傳達一切命令，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！抱着一部步行機，他不僅是部隊的耳目，而且是一位百戰百勝的英雄的喉舌！這有多麼光榮！他的想像使他興奮得要跳起來歡呼！

一個青年怎可以沒有榮譽心，和由爭取榮譽而來的想像呢！譚明超真的遇見了他所敬仰的賀營長，當一營調到後面去調整的時候。他堅決地清楚地向營長說出他的心願，說出他正在練習掌握步行機。

說完，他以爲營長也許像敷衍孩子似的敷衍他兩句。營長是英雄，到過北京，見過毛主席啊！哪知道，營長是那麼誠懇、謙謫、親熱，不但注意地聽了他的話，而且詳細地問了他的姓名、年歲、哪裏的人和他的工作，並且鼓勵他要在業務上努力學習。至於將來有沒有機會帶他到戰場去，營長不能馬上肯定，那要看作戰時節，兵力怎樣配合，團的通信連是有可能分配到營裏去的。『好好地幹吧！我記住你的名字！』

出自英雄之口的這些熱情懇摯的鼓勵，使這青年敬禮的手好像長在了眉旁，再也放不下來。營長走了兩步，又回頭笑着說：『我參軍的時候比你還小兩歲呢！』

這短短的一段情景中的每一細節，一個微笑，一個眼神，都深深地印在這青年的心裏，比任何圖畫的色彩都更鮮明，線條更細緻。從這以後，每逢值班的時候，他不再用以前常進去的小隱蔽洞，而始終在河灘上，緊守着渡口的電話線。小洞子離渡口還有三十來米遠，他不願跑來跑去，耽

誤時間。乾糧隨身帶着，渴了就嚼一塊冰——他納悶：爲什麼吃冰還壓不住胃火，嘴角依舊爛着那麼一小塊兒呢！只在拾起不少炸斷的碎線的時候，他才跑回小洞，儲藏起來。他珍惜那些碎線，像戰士們珍惜子彈那樣。

黃昏以前，敵人向渡口發了幾排砲，砲一出口，譚明超就聽得出，是哪一種砲，和要往哪裏打。砲到，他輕快地臥倒；炸過後，他馬上接線。地上、冰上、空中（空炸），彈片亂飛，可是他好像會找彈片的縫隙，既能躲開危險，又能緊張地工作。

拾了些碎線，他往小洞那邊跑，正遇上幾位工兵來搭橋。渡口的木橋是天天黃昏後搭好，拂曉以前撤去，以免教敵人的砲火打爛。

工兵班的閻季爽是小譚的好友，彼此也是在渡口上由相識而互相敬愛起來的。他倆都是湘西人。不過，這倒無關緊要。更重要的倒是二人都年輕，都是團員。閻季爽上過小學，有點『文化』。這並沒使小譚疏遠他，雖然小譚家裏很窮，也沒讀過書。閻季爽對業務學習非常積極，大家午睡的時候，他不肯睡，還用小木塊作橋梁的模型。學習了三個月，他考了第一名。小譚佩服小閻的這股勁兒。心裏的勁頭兒一樣才能是同志。

兩個青年相遇，總要抓空兒手拉手地談一會兒。季爽勸明超努力學習文化，明超勸季爽多鍛鍊身體：『你的身體單薄點，再加把勁兒，練成個鐵打的人！』

季爽沒辜負黨、團的培養和好友的鼓勵。去年初冬，橋被沖斷，木頭流下去，教一堆碎石頭攔住。他下了水，將要到零度的水！一口氣在水裏泡了四十分鐘，把木頭全撈了上來。事後，他已入

事不知，全身凍紫。一位炊事員把他揩到暖炕上去，好久，他才甦醒過來。

後來，兩位青年又見了面；小譚握住同志的手，半天沒有說出話來。直到嘴唇停止了顫動，他才結結巴巴地說出：『小聞！你，你行！我必須，必定向你學習！』

今天，季爽忙着去搭橋，只怒冲冲地說了一句話：『小譚，什麼時候總攻那邊？』他向東指了指，『把我炸成八半也甘心！』說罷，就向渡口跑了去。

小譚沒來得及回話，只好往小洞那邊走，心裏有些不高興，沒摸着跟好友扯幾句。

剛到洞口，迎面來了常班長，背上揹着一箱手榴彈。小譚把碎電線扔在洞裏，一步跨到班長身旁：『給我！班長！』

班長的臉扁，眼睛很長，眼珠子總得左右移動好幾次才能定住。好容易定住眼珠，他又乾又偏地問：『幹嗎？』

『我替你揩！老……同志！』小譚不忍看老班長還揹着這麼重的東西爬山過水。

『你有你的任務，我有我的任務，小傢伙！』班長決定不肯放下背上的負擔。

小譚知道班長的倔脾氣，所以一方面敬重他，一方面又想調皮一下。『我替你揩過去，你不是怕那條「絆馬索」嗎？』

老常火啦。『我怕？我打仗的次數總比你認的字多！我願早早地打一仗，殲滅敵人，不再受這條「絆馬索」的氣！我受够了！』

『我受够了氣！』是戰士們大家都想說的一句話。本來是嘛，驛谷川東邊方圓十來里地都日夜

被敵人監視着，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敵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槍砲隨時向我們打來。白天，這裏沒有一個人影；夜晚，我們才能活動。我們不怕吃苦，我們可受不了這個氣！

小譚雖然口中不說，心裏却不能不承認老常的話一點也不錯。前些天，他自己不是要求過賀營長帶他去攻打敵人麼？但是，新同志不甘心在老同志面前服軟；再說，他深知道常班長心裏喜愛他，跟『老頭兒』扯扯皮也不算犯錯誤。『打就打，守就守，我全不怕！全得聽命令！反正在這兒，敵人的砲一出口，我就知道它往哪裏打！』

『敵人的砲沒出口，我就知道！』班長的長眼睜得極大，鼻窪那溜兒顯出點要笑的意思，欣賞着自己的俏皮與誇大。

青年的秀氣的小長臉紅起來。不行，逗嘴也逗不過這個老傢伙。認輸吧！他岔開了話：『坐着，班長！橋還沒搭好呢。』

仍然揹着箱子，班長坐在洞口外的一塊大石頭上。坐好，他把一雙像老樹根子，疙疙瘩瘩的手放在膝上。然後，右手用力地拍着膝蓋，連說了三聲：『够噲！够噲！够噲！』一聲比一聲高。

連說這麼三聲，是班長發洩感情的辦法。『够噲』是他的口頭語，他立了功，『够噲』；他遇到很大的危險，也『够噲』。他十分高興能說出那麼俏皮的話來：『砲沒出口……』

『怎麼一個人來了？』

『他們在後邊呢。他們慌，我穩！』班長的話有時候就是這麼簡單難解的。若是說完全了，那就應當是：『後面有好幾個人呢。他們一出發就快走，走着走着就喘不過氣來，都是山路啊。我

呢，始終不慌不忙，所以倒走到前面來了。』

小譚不敢細問，省得班長反擊：『你連大白話都聽不懂？』對了，常班長就是這麼個人：不管吃多大的苦，只要在部隊裏他就高興。要是聽到一個勝利的消息啊，他就能連喊幾十聲『够噐』。雖然他的嘴又狠又硬，他可是能團結人。他並不去拍拍這個的肩膀，或隔著老遠招呼招呼那個。他的團結方法是永遠以身作則。他是共產黨員。苦的他吃頭一份，甜的他吃末一份。誰要是誇他好，他就頂誰：『難道黨員該不好嗎？』可是，過一會兒，他會連說三聲『够噐』；他知道自己的是好，而且應當一天比一天好。

東邊來了兩個人，常班長知道橋必定已經搭好，慢慢地站起來。

『等等吧，他們還沒來。』小譚還想跟班長多扯一會兒。

『我丟不了我的兵！你也別丟了你的電線！』班長說的是好話，可是不大好聽。

『丟了我的腦袋，也丟不了電線！』小譚也還了句硬的，頗得意。

迎面來的是有名的上士唐萬善，常班長認識；還有衛生員王均化，常班長不認識。矮個子，滿面春風的上士也參軍多年，跟常班長是老戰友。常班長本想跟他說兩句話，可用右手大致地敬禮了一下，就走過去。原因：他不認識上士旁邊的年輕人；對生人，不管是穿軍衣的還是便衣的，他以爲一過話就有走漏軍事機密的可能！

小譚對剛來的兩位都不認識，本想跑下去看看問季爽。可是，上士先招呼了他。上士每天，據不正確的估計，一個人要說十個人的話。他的興趣與才能是多方面的。他對管理伙食非常地有辦法。

他剛剛由河東回來，把他辦伙食的經驗介紹給新換防上去的那些炊事班。在辦伙食之外，他還能編寫相當好的快板、山東快書和單弦。戰士們滿意他的伙食，也愛聽他的曲藝。假若不是在坑道裏，他還會教戰士們在春節的時候耍龍燈，踩高蹺。現在，他正和王均化討論怎樣改進搶救傷員的方法，好減少傷員的痛苦。他上陣地搶救傷員已有過多少次。

看見小譚，上士馬上放下搶救傷員的問題，興趣轉移到電話線上來。『同志，今天又炸斷了幾處？』

小譚好像也學會了常班長那極端謹慎地保守秘密的態度，只笑了笑，沒有回答什麼。

王均化雖然很年輕，可是已經參加過戰鬥，不僅包紮過陣地上的傷員，而且用手榴彈打退過敵人的衝鋒。因此，他以老戰士自居，喜愛沉靜嚴肅的新同志。他很愛小譚剛才的穩重勁兒。

這時候，被常班長落在後邊的幾位運輸員都趕了上來。天色已十分黑暗。上士趕緊打招呼：『都歇歇吧！要抽煙的可以到洞子裏去。』他在任何環境都能很快地想出辦法，把大家安排得妥妥當當。

大家不肯停下，怕過一會兒敵人打起照明彈，過橋麻煩。

上士嘆了口氣：『真！咱們誰都受着這個月白紫花顏色的邪氣！我願意一下子把敵人全捶在那個山包裏，一個不剩！』

這些話打到運輸員、衛生員、電話員的心坎上，就是下邊的工兵也必有同感。大家一齊向東望了望。除了幾顆大星，看不到什麼。

他們想望見的就是敵人常常誇口的『監視上下浦坊的眼睛』，『漢城的大門』，『最堅固的陣地』的『老禿山』。我們管它叫作『上浦坊東無名高地』。

二

豈止戰士們呢，連賀營長也有點不痛快——守備了三個多月，只打了些小的出擊，沒摸着痛痛快快地打個大仗！守備到兩個多月的時候，他已經覺得對敵人陣地的地形，敵人使用火力的規律，都掌握了七八成；不敢說十成，他向來不自滿自大——一位英雄的最難能可貴的品質。再加上自己的和戰士們的勇敢，與求戰的迫切，他相信一進攻就可以拿下『老禿山』來。戰士們屢屢向他要求這個任務，他也向上級反映過意見。可是，全營撤下來整頓。

他首先想到：應當檢查自己，自己一定還有許多缺點。自從十六歲參軍，從戰士作到班長、排長、連長、營長，他每戰必定立功，可也永遠不驕傲自滿。他的榮譽心多麼大，謙遜心也多麼大。假若他把得到的紀念章和獎章都掛出來，可以掛滿了胸前。但是他不肯掛出它們來。他要求人人不用看到獎章就信任他。當他參軍的時候，他是帶着四條槍去的。雖然每一條槍都是破出性命得來的，他可是毫無表功的意思。他只爲表示：『我是真心真意來參軍的！』那四支槍中，有一支是這麼得到的：在祖國東北的一個城市裏、馬路上，他一刺刀結果了一個侵略東北的日本憲兵，搶起手槍就跑。那是在正午十二點，滿街都是人啊！他才十六歲啊！假若由他自己述說這個故事，他會簡

單謙遜地說：『相信我，我恨敵人！』

慢慢地他由檢查自己的缺欠轉而想到：打不打『老禿山』，上級自有主張見解，哪能隨隨便便呢！山上不但有那麼多地堡、火器，還有坦克呀！地堡配合坦克是個新辦法，不先想好了打法能行嗎？他笑了笑，笑自己的有勇無謀。『黨和上級對你的要求是作個智勇雙全的營長，不是光着膀子掄大斧子的李逵！對！』他這樣微笑着告訴自己。

在刮臉的時候，他看到臉上是多麼灰白，沒有一點血色。『一氣兒蹲三個月的前沿坑道，够噲！』看到自己，他馬上就想到戰士們。全營的每個戰士都經常地在他的心坎上。一冬天不見陽光，誰也受不了。應當換防！上級的決定是正確的！是的，沒有命令撤下去，他和每個戰士都不會說一聲苦，都始終人不離槍，槍不離人，連睡覺的時候都抱着武器，以便『有了情況』，馬上出戰。可是，人不是鐵打的。連坑道中的彈藥不是還要隨時搬出去過過風麼？坑道裏有多麼潮濕！

應該下去休整，而後再來打『老禿山』。那才能打得更漂亮，更頑強，更有把握！賀營長的心裏安定下去，決定好好地去練兵，好好去檢查一下全營，有什麼缺欠，及早地補救。一位英雄是不會自高自大的。他是時時爭取更多的榮譽，而不沉醉在過去的功勞裏，以致前功盡棄的。

可是，他堅信假若去打『老禿山』，一定是由他領着去打。他承認自己有缺欠，可是也知道自己的價值。他不小看別人，可也知道自己的確有資格去担当艱巨的任務。

那麼，就讓我們看看『老禿山』到底是什麼樣子吧。

恐怕這座快到三百公尺高的小山原來就不怎麼美麗，可是它並不禿。據最初在這裏打過仗的戰士們講：這裏，正像山青水秀的朝鮮各處的山陵那樣，也長着不少樹木，山的東坡上樹木特別多。這樣，即使這小山的面目並不怎麼俊秀，可是樹木的隨季節而改變的各種顏色與光彩還是以入畫。自從來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，不但朝鮮的男女老幼，以及牛羊雞犬，遭到了屠殺，連這座小山的樹木也一掃而光；不但沒有了樹木，也沒有一草一花。捧起山上的一把土來，說不定是土多，還是砲彈破片多！

於是，暴敵很得意地管它叫作『老禿山』。

這一帶，四面都是高山，包括着天德山和夜月山等——我們在一九五一年粉碎了敵人所謂的『秋季攻勢』那些有名的山嶺。在這些山間，這裏有一道小溪，那裏有一片平地，善良的朝鮮男女就穿着古樸的服裝，在溪畔或平地上終年不息地勞動着。三五人家的小村，站在朝陽的地方或山坡上，時時有雞的啼聲，和黃牛母子相喚的低鳴。到溪邊取水的少婦與豔裝的姑娘們，一邊取水一邊低唱着世代相傳的幽雅民歌，而後把黑釉兒水罐頂在頭上，挺着脖子，一手插腰，一手輕擺，十分飄洒地走向有炊煙的地方去。這正像一位詩人所描繪的：

江山處處美，隨地好爲家；

江潮四時鯉，山開五月花，

風香動翠柏，村暖映明霞，

日落歌聲裏，翩翩舞影斜。

可是，這些田園詩歌的具體資料已經像夢似的都不見了。正像『老禿山』那樣，敵人已把這些圖畫般的山村，和那年年結滿紅蘋果、大栗子的果樹，一齊炸碎燒光。小溪還靜靜地流動，村莊已成爲一片焦土。

沒被炸死的男女老幼搬到山洞裏去住，冒着砲火去拾柴割草，去耕種，去收割，支援着衛國戰爭。他們善良，也勇敢；溫和，也頑強。他們是不可征服的人民。

同時，志願軍戰士們一看到這些燒光的村莊與水田中的彈坑，就更堅決地陷陣衝鋒。天德山和夜月山上扔着多少侵略者的鋼盔與骷髏啊！

就像包心菜似的，四面的高山裏包着一團兒小山。有這些小山丘的地點，名叫上浦坊和下浦坊。這塊兒就是我們在這一帶的第一線陣地。我們據守的山梁子是東西的，西邊的山腳幾乎插到驛谷川裏。過河往西還是山，是我們的第二線。我們的第一線陣地地形不好，背水作戰。要不怎麼常若桂班長管驛谷川叫作『絆馬索』呢。這條小河使我們的部隊運動與物資運輸，都遇到很大的困難。『老禿山』上的五〇重機槍，且不提別的火器，日夜盯住小河的渡口。『老禿山』本身並不高大，可是比這裏的一羣山丘都高出一頭，控制着我們河東的全面陣地。

我們據守的山梁不是東西的嗎，『老禿山』偏偏是南北的。我們最東邊的山腳正登在敵人陣地的山肚子上！兩邊前沿陣地的距離只有二百多米！這邊有人咳嗽，那邊聽得真真的。敵人每一露頭，我們就給他一冷槍！

賀營長時常在夜間去偵查地形。他由我們的東邊那隻山腳上去——兩旁既須多走路，又容易踩